



□ 12
3073
2





春秋列傳卷二

錫山錢 普以德校閱

關中劉士忠純鄉同校

魯

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衆父故以父字爲氏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蔡侯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

兵而安恐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
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
陳衛石碏使陳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
仲子之宮將萬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
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齊侯以宋
衛瓦屋之成使使來告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冬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對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而爲族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申繻魯大夫桓公六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
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
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
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
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
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

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
襄公于濼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
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焉公
謫之以告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君子
謂申繻於是乎知言莊公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鬪
於鄭南門中既而厲公復入公聞之間於申繻曰猶有
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
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

魯孝公子惠公弟也於隱公為叔父謚僖伯隱
公五年公將矢魚于棠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聚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
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
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

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
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
於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子達

哀伯 桓公二年取郕于宋納于太廟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
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
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紕紕昭其度
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
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
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
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和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
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
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
以德

臧文仲

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鉞不顯文仲嗣

世爲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
害於衆盛羞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敏天降之災又以
爲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
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
懼而名禮其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國病
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
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
不命而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
官當事不避難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

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
而與之糴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
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
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無
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蚤蠱萬

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一年晉文公入曹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夫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國妾織蒲作虛器縱

逆祀祀爰居君子譏焉子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時爲司寇始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齊師伐魯宣叔如

晉乞師主於卻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魯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師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楚人許平公楚公子嬰齊盟于蜀及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尋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

宣叔子短小多智時號爲聖人成公十八年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疑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

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國乎既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俟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言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

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紳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
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
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焉其小者衣裳劍
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
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
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
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

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
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
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
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廢於是季孫愛
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

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
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
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
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
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
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
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
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
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
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
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臺季孫
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
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為臧紇
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
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
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昭公十
年平子伐莒及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
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
牲將誰福哉

襄仲 莊公子也居于東門因以命氏僖公二十六年
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以伐之取穀邑而旋三十年聘

于周次年如晉拜曹田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公之八
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維之戎十二年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
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
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
要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
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
矣厚賄之公及齊侯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盟復曰聞齊

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公二妃敬嬴嬖私事襄仲而屬之宣公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於是夫人姜氏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

公元年遂如齊為公逆女三月以夫人姜氏至自齊齊侯與公會于平州遂於是復如齊拜成以濟西之田歸之八年遂如齊有疾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遂卒于垂壬午繹萬人去籥

公子季友桓公子莊公之季弟也莊公弟三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桓公絕愛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無子哀姜妬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嘗築臺臨黨氏見
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以愛欲立般問嗣於
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
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
般公曰叔牙柰何成季以君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
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
歸及達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
父使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如齊及歸自齊以
私於哀姜故立姜姊子開是為閔公閔公元年及齊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徃
之季子歸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
文慶父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闡成季以閔公兄申適
邾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為僖公以
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
往慶父曰奚斯之殼也乃縊其後為孟氏僖公元年季
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杼公以費封季友使為相其
後為季氏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也文公六年聘于晉十五年齊人侵魯文子如晉言伐齊冬晉會諸侯于扈成其請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侯謂諸侯不能治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問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玉奔魯

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

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君子曰行父為國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上不能為季友下不能為惠伯而以是諷之不亦眇乎未幾宣公懼齊見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公會于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八年宣公卒行父遂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父懼齊人問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備齊也冬

行父聘於齊時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咸在焉行父禿卻克眇良夫跛曹公子首僂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行父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鞞齊師收績遂及國佐盟于袁婁歸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叛晉而從楚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行父以鞏之功立武宮吳伐郟郟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吾亡無日矣及晉使士變言伐郊公請緩師
士變不可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十六年晉伐
鄭公將會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於是送
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
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於是賂卻犢使訴公
沙隨之會晉公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
又訴季孟於卻犢於是晉人遂執行父于苕丘公還待
於鄆使子叔穀伯請季孫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

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初穆姜使
擇美櫝以自為櫝與頌琴及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君
子譏其虧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定姒薨不殯于廟無
櫝不虞匠慶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君長誰受其咎時季孫為已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
既成矣匠慶請之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
御六年卒

季武子宿

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為卿冬如晉七年如

衛九年襄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
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
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
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
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十一
年武子作三軍與孟氏叔孫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季氏使其

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
盤十九年晉人以我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
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
六月二十年武子聘于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
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
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
自楚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昭公五年武子謀舍中軍故毀于施氏成諸臧氏其舍之也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六年武子如晉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既得既不過三獻今豈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乎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諫也敢聞加既固請徹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七年公如楚晉

人來治杞田武子欲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人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友誰敢有之是得三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冬武子卒謚曰悼子子意如

季平子意如 昭公十年始為卿秋伐莒取郟獻俘于亳社始用人馬十一年楚師在蔡平子會諸國之大夫于厥憇以謀救之十二年家老南蒯以武子不禮謂子仲

春秋左傳卷二
十八
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
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悼子之卒也叔
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
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
故使昭子辭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媼也
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
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
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
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

衛聞費叛遂奔齊平子欲使昭子遂叔仲小小聞之不
敢朝昭子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平子
使叔弓圍費秋平子相公會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
公于晉晉侯不見公晉人遂執平子以歸子服惠伯私
請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歸之惠伯有辭宣子用
叔鮒之計平子懼而先歸馬事在叔向傳二十年晉士
鞅聘魯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
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
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為

十一牢初公若以公思展與申夜姑之故怨平子及郈昭伯臧氏皆與季氏隙於是公若獻弓於公爲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植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以告臧孫郈孫於是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彘陷西北

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奔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賂梁丘據齊師乃止明年諸侯大夫會于扈且謀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辭之三十二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

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弗聽荀躒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公薨于乾侯明年喪歸季孫葬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福故立煬宮定公五年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

房

季桓子

平子之子平子卒陽虎欲以璠與欽仲梁懷

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桓子立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苦夷曰若季

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因怒焉及衢而聘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陽虎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歛陽欲因亂殺桓子以強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人賂以郟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啓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爲也令藏象魏曰

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有疾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復立康子初定公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衛語具孔子傳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與魯矣以吾受群婢故去我死而相魯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肥立哀公十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
 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
 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
 尼仲尼曰丘不識也冉有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
 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
 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
 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
 且子季孫若欲用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
 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年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

康子使冉有弟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
 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
 彌悞也彌為達也不腆先人之畜焉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
 以稱旌繁乎越既滅吳欲霸中國二十五年公如越得
 太子遼遼郢越太子名得猶親也將姜公而多與之地或以告康子康
 子懼因太宰嚭納賂焉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
 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
 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疑也
 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

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莊公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鵠叔牙而立其後為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曰戴伯戴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命公使莊叔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冬公如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

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夏御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穆叔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為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且言宣伯亂故

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國人逐僑如穆叔聞之奔齊
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叔聘於晉三年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如晉以報知武子
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
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籍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
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
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
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

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
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鄆晉
許之明年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也既而穆叔
復以屬鄆為弗利告於晉使仍其舊七年衛孫文子來
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
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
亡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

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
穆叔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叔曰政將及子子必不
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
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
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
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
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
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
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
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
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
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叔向曰盱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不以
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

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鬻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平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嗣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

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

穰公患之穆叔曰校殯而穰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
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穆叔會晉趙武及
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
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
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
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曾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
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

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
秋孟孫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
語晉故季孫不從趙文子卒韓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
不堪晉求讒慝滋多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君
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
薨于楚宮魚父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
敬歸之姊齊歸之干公子稠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
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
何必姊之子為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

是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褻褻社如故褻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魯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馬弗與梁其鯀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

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魯天謂魯臯曰且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臯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顯乎臯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
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
懼其貳又卑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
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
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
以餒死及穆子辟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
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

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
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
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
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
之疆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期饗大夫以
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

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疆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賓饋乎介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已而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乃使以葬既葬仲至自齊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叔孫昭子者豹庶子也豹適齊取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逐仲壬及穆子卒仲壬至自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遂殺之孔

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邑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疆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疆見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

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

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郊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郊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履之遂

取邾師獲公孫徐鉏立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諸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上彌牟言於韓宣子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

范獻子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
曰盡矣魯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
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晉士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
之昭子使梁其蹕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
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
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與昭子居於箕者請其吠狗
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
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

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
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
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
昭子如闕平子出昭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
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遣
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
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

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立是為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

文伯

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

弑閔公遂出奔莒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穆伯從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在盟且為仲逆

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晝室復適于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

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為政莒二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天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艱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初周内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薺

孟獻子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

孫歸父會楚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與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鄆二年秋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檮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

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

春秋列傳卷二
三十一
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
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
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
間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
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
驕禮賢不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所友喪牧仲未
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莊子速
速生羯羯生糴

孟僖子糴昭公九年聘于齊十年與季孫意如叔弓伐
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祲祥二十四年卒初昭公如楚
僖子從之鄭伯勞於師之梁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
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及子楚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
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
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僖子之盟邾子於祊祥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造反自祊祥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椈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桓子侵位十年與叔孫武孫圍郕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

也叔孫氏墮郕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鄆東并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為孟武伯

子服惠伯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為氏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也

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
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比矣忠信之事則可不
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
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
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
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
下美為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諸
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愬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伯

從之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
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
何廖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
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
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請
從惠於會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歸使
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

昭景伯回

昭伯回子也哀公二年僖宮災景伯至命

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

韜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惟幕鬱攸從之
蒙葺公室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
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鄆吳徵魯伯牢景伯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
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
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
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太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
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

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嚮大夫以
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
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
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
合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
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
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
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孟懿子謂景
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者吳人許之以王子

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王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

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

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公敗齊師宋師于乘丘齊欲益兵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內以從齊

桓公許之乃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
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
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
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
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
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
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
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
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

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
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御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
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
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
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

春秋左傳卷二
四十四
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

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勳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

所以為明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夫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莢文公六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將躋僖公于閔公上焉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

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王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文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

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為政於魯知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文仲為竊位云初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裸裎安能汗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

屈柔從俗不疆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間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為誄云

宣公魯大夫宣公初立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弑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弑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

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
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
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則者為臧竊寶者
為執用執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臧姦者不可不去也臣
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
乃舍之夏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
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及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
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
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

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穿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
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鷩卵蟲
舍蜚蜾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
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
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殺厲公邊人
以告成公在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
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
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

春秋列傳卷二
四十八
因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
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
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汜于彘幽滅於
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
君之由民何為焉

子家諫伯圖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季平子之專國
也諸大夫多怨平子昭公亦憾之二十五年公為公若
及郈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
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

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
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
子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
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
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苦民將生心
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請
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
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

春秋列傳卷二
四十一
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奔齊齊侯唁公于平陰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勗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

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悖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

澆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慙而死公將為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帛裹之三十二年晉侯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乎魯

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穆則羣

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
未有後季孫願舉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
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
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
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執國命國人
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又
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
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无人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收之舒甞成之昭兆定
之肇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
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
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和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
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疆使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叔立于房外謂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
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
必適晉故疆為之請以取公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
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
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
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
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
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
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

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
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
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
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
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桓子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
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

春秋列傳卷之二
五十三
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徒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歸寶玉大

弓於魯九年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帥驚犯之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

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趙鞅厚遇之仲尼曰
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
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
季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
勞仲梁懷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既而季
宣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皆怨季氏於是不狃與之謀

將因陽虎以去三桓十二年季氏將墮費不狃師費人
以襲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
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
不狃奔齊既而自齊復奔吳初不狃之叛也使人召孔
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孔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蓋是時三桓專魯不狃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籍以
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為也故卒不往哀公八年春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

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佞不佞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
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
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
於不佞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不佞率故道
險從武城欲使魯為之備云

附

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
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
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
名也士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既而宋鄭果饑昭公十五
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禘事乎既禘叔弓
莅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湏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

而見今茲火出而革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字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蒸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多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自是皆如其言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

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先是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昭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而其言亦不驗云

甲豐季氏屬大夫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

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挑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

不發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春秋列傳卷之二終

其出之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